

责任编辑：王玉波

2013年10月24日 星期四

——红色经典故事系列报道

硝烟中的鱼水情

■ 崔开勇



庄田。

1942年初秋的一个晌午，琼崖大地上的硝烟仍未散去，天气炎热还不见凉爽。定安县居平乡坡村的堡垒户王会储，满头大汗地抱着个大西瓜，从两里外的自留地里快步赶回了家。

他家里来了个了不得的人物——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总队副队长庄田。这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他听闻了许久。想当年，庄田副队长率领警卫连到定安县振西区——内洞山根据地一带活动，组织群众剿匪抗日，打了不少胜仗，令敌人闻风丧胆。

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的战士们，常年餐风露宿，居无定所。在一次对敌激战中，庄田队长不幸中弹，脚部负伤。山区里环境恶劣，缺医少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伤口溃烂，却无计可施。为了不拖累部队行军，组织上尊重庄田队长的意见，把他留在（琼）东定（安）督导处副主任王平的老家，躲在堡垒户王会储家一间破草寮里养伤。

王会储因此激动不已。他甘愿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偷偷往草寮里送饭、送药，一日三餐精心照顾着心目中的抗战英雄。他还不嫌恶臭，为庄田队长清洗脓疮和包扎伤口。甚至把家里唯一的老母鸡给杀了，让老婆熬了鸡汤，给病重的英雄补补身体。

草寮虽破旧，但还是容易招人耳目，何况邻村还住着一个爱折腾的伪甲长。那天，王会储从地里干活回家，突然看见伪甲长的身影，鬼鬼祟祟地出现在村口，他觉得情况有些不妙。

为确保庄田队长的安全，王会储特地在坡村溪岸边挖一地洞，让庄田队长藏匿在洞里养伤。他则每天眼观四路，耳听八方，把一日三餐偷偷送到洞里去。遇上太热的天，便到自家地里摘个瓜，给藏在洞里的庄田队长解解渴。

在王会储一家的悉心照顾下，庄田队长的伤口很快愈合。一个多月后，他的脚伤终于痊愈了。他含泪与王会储等人道别，重返琼崖纵队继续抗战。王会储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憨厚的脸上露出了不易察觉的笑意。

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定安，演绎过无数这样感人的故事。1943年11月，天气已渐入寒冬。定安一区一带村庄的百姓，却是群情振奋，热血沸腾，丝毫不觉得寒冷。

琼总第五支队因部队改编，准备撤离内洞山根据地。只留下30多名战士组成一支精干的突击队，继续留在内洞山坚持斗争。因环境恶劣，上级还将战斗负伤的70多名伤病员，转交东定县委安排在定安一区一带的村庄治疗。

当地百姓义无反顾地担起重任。他们分别将伤病员带回自己家中藏了起来，并多次辗转藏身之地。若赶上日伪军的搜查盘问，他们凭着机智和勇敢，与敌人巧妙周旋，沉着应对，一次次化险为夷。他们倾其所有，细心照顾每个伤病员，为他们端汤送饭、寻医觅药、疗敷伤口；为他们洗绷带、洗衣服、搞卫生，缝缝补补，从没有半句怨言。

有一位重伤员上下肢都骨折了，躺在那里一动不能动，别说吃饭，连汤都不能喝。这可怎么办？王大伯就用小木勺，一勺一勺给他喂饭。王大伯不仅灌汤喂药，甚至端屎倒尿，无微不至地照顾着重伤的战士。

住在老百姓家中的伤病员，深深感受到定安百姓慈母般的爱和温暖。有的伤员还记得，村东北角有位陈大爷，个子不高，留着胡子，每天为伤员烧水、喂饭，忙前忙后，就像照顾自己生病的孩子。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个月后，70多名伤病员全部痊愈。看着他们个个精神抖擞地重返战场，百姓们的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许多战士感动这份深情厚谊，一生都与这里的老房东保持着密切往来。

弹指一挥间，20年过去了。1962年春天，时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的庄田将军，在两名警卫员的陪同下，身着便装，专程从广州来到定安县居丁公社坡村，探望老房东王会储等人。站在曾经藏身养伤的洞口前，庄将军感慨万千。他仔细地察看洞口地形，神情凝重，似乎陷入回忆之中，久久不愿离去。

20世纪80年代中期，定安县党史资料征集座谈会上，原琼总第五支队队长陈石，谈起这段往事时，眼眶盈满泪水，情绪久久不能平息。他手抚胸口，几度哽咽。猛然间，他竖起大拇指，连声赞叹道：“定安一区的老百姓，太好了，实在是太好了。”

大水之战

■ 吴成



的弹孔至今清晰可见。张杰摄
大水村的一面墙壁上留下



在1942年的大水战斗中，国民党军队被我军围困在海口市三门坡镇大水村的这几间屋子里。

张杰 摄

1942年1月17日晚，身为琼崖守备副司令的李春农带领他的部队及民伏数百名与保七团二营营长李黎明会合，再度向锦山进军。琼崖抗日独立总队部侦察敌军意图，当即命令第一、第二支队预先在敌军必经之路的三江乡斗门村公路附近设下埋伏，准备歼灭敌军。18日下午，敌军进入埋伏地段，我军将其包围在斗门村。敌军且战且向文昌方向的路口撤退，李春农在败退时被第二支队第七中队机关枪手黄可则击中落马而死。

李春农被击毙后，敌军在保七团二营营长李黎明的带领下流窜到锦山，将其补给物资运回，妄图尽快冲出我根据地，缩回他们的“狼穴”潭文、甲子地区。但是独立总队紧紧前堵后追，使其不能脱身，最后不得不钻进树德乡大

水村固守。我第一、第二支队也随即合拢，将大水村团团围住。独立总队副队长冯白驹亲临阵地，与吴克之、马白山两位支队长一起，直接指挥大水村的围攻战。上千敌军被围困在大水村里，凭借着优势火力，据险作困兽斗。由于对敌情估计不足，我军没有攻坚重型武器和攻坚战的经验，未能乘敌军立足未稳，迅速攻击歼之，而只是采取围困战术迫其投降，以致留给敌人喘气的机会。更意料不到的是，李黎明利用电台向敌军司令部呼救，司令部电令李黎明“坚守待援”，因而李黎明始终不肯投降。战斗坚持了五天四夜，在这五天四夜里，战士们浴血奋战，第一支队二大队长蔡文琴等数百人英勇牺牲；根据地成万群众参战支前，他们挑着饭团、开水、椰子、米粽、牛猪肉、鲜鱼、甘蔗、芭蕉、红

烟丝等食物冒着枪林弹雨前来劳军，在围村的堑壕里，在打援的阵地上，到处都有根据地群众组织的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和缝洗队，劳军物资堆积如山。战斗规模之大，战斗之激烈，战斗时间之长，在琼崖革命史上都是空前的。26日至27日，保七团副团长董伯然率领所部第一、第三营和琼山、文昌两县反动游击队驰援，被我军击退。28日又调集保六团第三营、叶丹青游击队总队以及琼东、定安等县的游击大队，共三千余人，再次驰援。我军为迎击援

军，不得不减轻了围困大水兵力，使李黎明得以乘机突围，与来援敌军会合。我军也随即集中力量，穷追猛打，两部分敌军有如漏网之鱼，不敢恋战，只是且战且退，被我军一路追杀，死伤累累，溃不成军。经过五天四夜的激战，我军极大程度杀伤敌军，但由于既要打围又要打援，弹药消耗大（从机械厂运来刚生产出来还没干的子弹也打完了），难于坚持战斗，因而撤退。

大水战斗，是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同国民党的一次主力决战。

这一仗，我军虽未达到全歼敌军主力的目的，但少将副司令李春农在被击毙，董伯然受重伤，毙伤军官十余人，士兵近千人，保安第六、第七团遭受重创。从此，琼崖国民党顽固派再也没有能力向独立总队发起大的攻势。敌军在大水战斗中的惨败，促使国民党顽固派领导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加剧，李黎明被调离琼崖，各县的顽固分子对“反共灭独”逐渐失去信心。从此，琼崖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逆流被彻底击退。

（定安县妇幼保健院供稿）